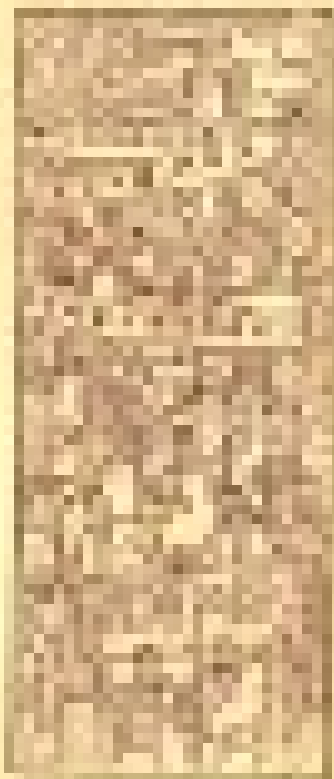


# 工人家譜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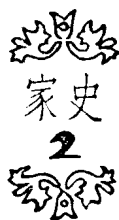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工人家譜

中國人民出版社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

# 工人家譜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鄭州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争

## 工 人 家 譜 (家史 2)

\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豫总书号: 3169

787×1092 1/32 • 4 印張 • 73,100 字 • 1 插頁

1964 年 5 月第 1 版 196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5,000 册

統一書号: 3105 • 324

定 价: (五)0.30 元

## 編 者 的 話

讀者同志們！工人同志們！《工人家譜》是我社繼《血淚春秋》出版之後，又選編的一本家史。

舊中國，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，經濟很落後，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。所以，我國工人階級的前身，多數是破產農民。本書所反映的事實，正真實地說明了這一點。

《工人家譜》通過煤礦、機械、紡織、鐵路、郵電、公路運輸等行業中十二個老工人血淚斑斑的史實，有力地控訴了帝國主義、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。同時，真實地記述了工人階級在苦難的歲月里團結友愛、互相幫助的動人事跡，也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工人階級頑強鬥爭的英雄氣概。

在反動統治年代，多少階級弟兄死於帝國主義、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屠刀和資本家的皮鞭之下。為了生存，他們前仆後繼，向敵人進行了寧死不屈的鬥爭。但是刀把子在敵人手里，因此仍免不了忍飢受餓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新中國

成立后，我們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工人阶级已由旧社会的奴隶，一跃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！

今天，我們厂矿企业里的青年职工，沒有或很少亲身經受过阶级剝削和阶级压迫的痛苦，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。我們试图通过《工人家譜》这本书，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，給青年职工补上这一課，让青年人認識过去，了解过去。这本书对于青年学生，也是一本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教材。

“了解昔日苦，方知今日甜”。只有恨得透，才能爱得深。不少老工人反映，不回忆对比，思想和过去断了綫，時間长了，人就会变质；一回忆对比，就像喝了清凉剂，头脑清醒了，眼睛豁亮了，阶级观点增强了，就会更加热爱党，热爱新社会，就会用最大的革命热情去对待社会主义建設。老一輩尚且如此，我們青年人，更应该把旧社会的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永記心里。并把这种仇恨化为前进的动力，讓我們在阶级斗争，生产斗争，科学实验三項偉大的革命运动中，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，贡献出更大的力量！

这本书在編选过程中，得到了各厂矿企业党委宣傳部、县委宣傳部和有关部門同志們的大力支持，特別是《河南日报》工商部的同志們，在稿件选取、文字加工方面，都帮我們作了不少工作，特在这里一并致謝。

由于我們政治思想水平不高，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錯誤之处，我們殷切地希望讀者在讀了这本书后，提出宝贵的意見，以便改进我們今后的編輯出版工作。

一九六四年三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矿工家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 王春明 ( 1 )    |
| 五十年来恩仇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焦作矿山机械厂工人 柴忠学 ( 22 )      |
| 十三条人命的血泪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洛阳轴承厂工人 楊发祿 ( 32 )        |
| 痛忆惨死的八个儿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郑州国棉三厂女工 刘小妹 ( 44 )       |
| 三千里流淚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郑州紡織机械厂工人 宋福山 ( 54 )      |
| 国仇家恨不能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新乡中原紡織厂工人 赵錫海 ( 60 )      |
| 两条腿的血泪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漯河市残废工人 敬文升 ( 71 )        |
| 风雨漂泊苦邮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郑州市邮电局包裹班班长 李运成 ( 76 )    |
| 血泪斑斑忆当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許昌公路运输公司工人 邢士荣 ( 81 )     |
| 三代春秋两个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中共新蔡县搬运站支部書記 赵文德 ( 89 )   |
| “二七”罢工后的日日夜夜<br>·····           | 郑州铁路局車輛南段退休老工人 刘 桐 ( 97 ) |
| 誓死不屈<br>——記“二七”老工人李全德的斗争事迹····· | 江 涛 ( 112 )               |

# 矿工家譜

鶴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 王春明

我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，西依太行山，北临善应河。家乡的土地，大部分被两戶地主、六戶富农占去了；穷人沒地种，只好下煤窑。我家人老四輩都下煤窑，現存的一盞破油灯，一頂烂毡帽，还是我老爷（曾祖父）留下来的。

## 四代下井人

我家四代人下窑，九口人丧命。我老爷下煤窑，被砸死在井下。为了生活，爷爷擦干眼泪，提起破油灯，戴上烂毡帽，又下井了。干了几年，不幸井下冒頂，又被悶死在里边。我爹那輩，弟兄四个，我这一輩，二弟和三弟，都死在井下，連我的未婚妻寶玉花，也是被吓死的。

我大伯王邦印，下了草湖地煤矿。这个矿的資本家，光



願采煤，不願花錢買木头架棚，頂板齜牙咧嘴，經常往下掉石头。大伯質問了資本家好几回，資本家口头上答应着买，可就是光敲梆子不卖油。大伯明知道有危险，可家里有几张嘴等着吃饭，不下井不行啊！还是硬着头皮下井了。結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。

二伯王来柱，生来骨架大，是个地地道道的硬汉子。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气，他拉一百五十斤，气不喘，脸不紅，碰到別人拉不动时，他还帮一把。有一次，看見一块石头正要往下掉，他手急眼快，一膀子扛住，說声“快！”人們一个箭步跳出险境，我二伯松开膀子，石头才落了地。人，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长的，終久是碰不过石头。那一年，他在安阳水冶下坡煤窑下井，有一次大冒頂，一下子悶死在窑里了。

我爹王金柱，排行老三，一直在煤窑上干活。我九岁那年，爹下窑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，才給二斤米。一天二斤米，爹、媽和我們弟兄四个，实在无法維持生活，万般无

奈，爹把我拉到他眼前說：

“春明，你是老大，家里实在没办法啊！爹給你找个吃饭的地



方吧！”說着就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。

申万富是个有名的“笑面虎”。我刚到他家，他就把一头大犍牛、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犢交給我放。这三头牛老的老，小的小；有的走得快，有的走得慢；有的性子躁，有的性子拗。我这个九岁的孩子，真是放不好。有一天，走到半路上，牛一歪脖，吃了申天宝地里的谷子。这申天宝是村里有名的“惹不起”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他正好在路边看見了，拿着棍子沒头沒腦地打了我一頓。打一頓还不算完，硬要叫申万富賠二斤谷子。申万富本是个抱着元宝跳井——舍命不舍財的家伙，他不但不賠，反而在我身上出气，提着棍子在門口又打了我一頓，最后逼得我媽没办法，到地里費了很大劲，拾了二斤豆子賠給他，才算了結这场灾难。

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，一到天黑，累得渾身酸疼，又渴又餓。到吃飯的时候，地主婆看見牛肚子鼓着，就給我两个紅面饅，要是牛肚子不鼓，我連飯也吃不上。就这，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鍋、洗碗、倒尿盆。有一次，我失手打了一个碗，她就打了我个半死。我想，任凭拉棍要飯，也比受这窝囊气强。我就离开了申家。

到我十一岁，爹的身体越发坏了，才四十三岁的人，面黃肌瘦，咳嗽不止，不能經常下井；就是下井，掙的米也不够吃。实在没办法了，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說：“孩子，跟爹下窑吧，不然，就要餓死。”我经常看到从井下往上边抬死人，又看到爹累得那个样子，一听叫下窑，就說：

“爹，我害怕！”我这一說，爹掉泪了，媽也哭了。爹紧紧地攙住我說：“孩子，不是爹娘不疼你，你是老大，累点总比餓死强啊。”

我跟爹下井了。从这以后，我在井下整整熬过了二十八个年头。

第一天下井，我坐在爹怀里，爹坐在绳套上，轉悠轉悠地下到井底。几十丈深的井下，到处往外渗水，巷道里有壟沟，隔不远有一个小坑。把头給我一个柳斗，叫我从坑里往老巷掏水。一个柳斗，能盛十五六斤水，把头叫我保証这一个水坑流不滿。好容易干了十二个小时，升了井，身上的关节好像散了一样，咋着也不好受。見了媽，我哭，媽也哭，爹含着泪說：“好孩子，別哭了，爹也是十一岁就开始下窑，过几天就好啦。”第二天，增加到两个水坑，第三天增加到三个，一直增加到五个。我两只手提着两个柳斗，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提着灯，我馬不停蹄地跑着，提了这个坑的水，那个坑的水往外流，汗流到眼里也顧不得去擦。就这样，总是有三个坑往外流水，眼看着巷道里的水有脚面深了。

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把头王黑雷来了，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，照准屁股冷不防打了一悶棍，我一头栽到坑里，沒等我起来，乒乓又是几棍子，立时打得皮开肉烂，我却哭不出声来。王黑雷还瓮着嗓子說：“別人都能提完，偏你提不完，耽誤几十車煤拉不出来。今天念你初犯，扣你一天工資。”就这样，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，只落了几棍子。

## 惨死的伙伴

过了一年，我到水泉沟矿拖筐拉煤，一个小車拉五十斤，我拉不动，就跟我們村里的王林贵、王輪海三个孩子合起来，包了两个煤車。在井下拉車，一个班拉三十車煤，三

个人得四斤米，拉不够不能升井。拉上山煤时，我拉一个小車，輪海拉一个小車，林貴輪流給我們推。有一天，輪海拉完了十車煤，找了个黑地方，刚坐下休息，因棚子年久失修，唵隆一声，煤墙片帮了，掉下一块大石头，正好压住輪海。我和林貴聞声急忙赶去搬石头，輪海的腰已被压断，空张嘴哭不出声来。我們架着輪海升了井，去找資本家张好林。张好林是这一带的伪区长，起初把門的門警不叫进，我說：“出事了，非找张掌柜不行。”张好林出門来不耐煩地說：“找我干啥？”我說：“砸伤了人你管不管？”张好林根本就沒把我們这几个童工看在眼里，开口就說：“下井是你们自己来的，不是我拿八抬大轎請来的，我不管，到哪个衙門口告我都行！”我們年龄小没办法，只好把輪海送回家。輪海的奶奶、媽媽两輩守寡，就这么一条根，因为沒錢治，十几天輪海就死了。

我和林貴埋了小伙伴，心里很难过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又回到矿上，俺俩合伙拉一个小車。有一天，我們从下山往山上拉煤，这个坡很陡，空手走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，我們两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，实在够呛。我在前边拉，林貴在后边推，我一失脚，嘩啦一声，連筐帶人一齐往下滾，林貴冷不防受到冲激，猛一下撞到煤墙上，失去了知覺。我滾了几丈远停下了，脚跣了一个大口子，我也顾不得疼了，勉强爬到上边，只見林貴歪着头躺在煤壁边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，我急忙大声喊叫，可是不見林貴应声，我心里咚咚直跳，連忙背起林貴就走。在大巷里正碰上王黑雷。王黑雷用灯一照說：“啊！你們两个小鬼不干活，还在这里背着玩，劲头可不小啊！”我怕王黑雷不問青紅皂白就

打，赶忙說：“王先生，林貴出事了！”王黑雷提高嗓門說：“什么事，值得慌张！”“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一边說一边把林貴放下。王黑雷用灯照了一下，小臉蜡黃，头上出血，脚也破了，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說：“不要紧，划破了一层皮，一会儿就好啦。”說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，往林貴头上一揉，对我一摆手，“走，把他背上去！”到了井上，資本家照样不管，不几天林貴因得破伤风也死了。我又失去了第二个伙伴。

## 爹爹之死

在井下熬过了四年，我十五岁了，不光会挖煤，也学会了打井。爹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，采煤、砌碛，样样都中，打井筒更是在行。爹打井，我也跟着做二手活。在旧社会打井可不容易，沒钻机，全凭經驗。有一年，資本家看好一个地方，問我爹能不能保险打出煤来。我爹說，不十分保险。資本家眼珠一轉，阴毒地說：“我現在錢还没到，干一个班先給半个班的錢，其余的等打出来煤再說。”这个井筒打了二十来丈深还不見煤，資本家宣布不打了，其余的一半工錢要賴不給，他說：“沒打出一点煤，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賠在里边了，还有錢发工資？”

爹是个老实人，受了这次騙后，总是悶悶不乐，到西山看了几天，找好一块地方，和更西叔他們十二个人合伙，自己打了一个小窑，挖五丈深，就出煤了。煤层虽只八寸厚，可人心齐，干劲大，每天还能挖一千二百斤煤，每人每天分一百来斤，换点粮食，掺点菜，日子还可以勉强过去。大伙

都說，宁可日子苦一点，也比給資本家卖命强。約摸有半个多月，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，爹干瘦的脸上，第一次現出了笑容。誰知这件事很快被伪队长刘玉生知道了，他帶了两个护兵，背着枪拿着鉄鉞，到我們开的井旁边打新井。这明明是欺負人，但又惹不起人家。我們不愿意叫他打井，他非打不中，还說：“和你們合伙干也行，我自己一股，你們十二个人一股。”他既不出錢，又不出人，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，刘玉生白白訛去一半，我們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，生活顾不住呀！只好对刘玉生說：“把这口井送給你吧，我們不干了。”刘玉生沒劳力当然干不成，我們不干，他也不干了。

被刘玉生赶走后，我爹領我到拐头地煤矿，給資本家杜成斋打井筒，我爹下头班，我接爹的班。打井用的井绳，一般都是用皮做的，可这个資本家用的却是麻绳，并且磨得起了毛。工人們說：“东家，換根绳吧！”提了几次，資本家理也不理。我爹是个犟性子，几天不說一句話，說出話来能頂倒人，这次他真气极了，照着資本家的脸說：“买起馬就备起鞍，井筒都打了，还买不起一根绳？”資本家說：“你說大話不腰疼，我又沒开銀行，哪来那么多錢。”这一天，我买了两碗飯，自己吃了一碗，留一碗准备給爹吃。該交班了，井绳絞到中間，嘣地一声断了。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。

我把爹背到井上，已是深夜十二点了。我扑在爹的尸体上，总想着他老人家沒有死，他不能死啊！他死了，我們一家人可怎么过呀！深更半夜，守着爹的尸体，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，真是哭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

第二天，天剛蒙蒙亮，媽領着几个弟弟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，我們全家抬着爹的尸体，到杜成斋家去說理。杜成斋家門口把着两个崗，不叫我們进，我在門

口吵，媽在門口哭，周围围了一大群人。杜成斋看着躲不过去，只得出来了。他一出門就毫无人性地說：“我花錢，你出人，死了怨自己不小心。”我說：“你要花錢买根绳，也不会这样。”“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！”我当时年輕，缺乏斗争經驗，一时不知說什么好，杜成斋这个老滑头，叫門崗拿了几个饅給我，叫我回家。我想，爹的一条命，只值这几个饅？我气得抬手把饅朝杜成斋身上扔去，杜成斋扭头溜回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哪有旁人說理的地方啊！

## 七十条人命

爹死后，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，烂毡帽，全家人发誓不下煤窑了。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？在旧社会，大小道路千万条，哪有旁人走的路！正在这时候，我四叔王銀山从三杆枪煤矿回来了，他看着我說：“还是下窑吧！到三杆枪，你下一个班給二斤米，煤山下一个班給一斤米，先凑合着顾住嘴再說。”实在没办法啊！媽合計着，四叔說的

也对，于是我带着十一岁的弟弟煤山，与四叔一道，下了三杆枪煤矿。

三杆枪煤矿是鹤壁一带的大矿，每个班下井七十多人。干了几个月，井下水渐渐的多起来了，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，放在嘴里尝尝，味道很苦，根据以往的經驗，我想：地下水是甜的，现在水是苦的，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窖存水了。我又走到掘进头，里边森凉森凉的，我用手贴向煤壁，整个胳膊都冰凉，好像触电一样。我觉得危险，很快就要出事了。

我勉强干完这一班，升井的时候，已是半夜。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，我把井下出水的现象向四叔说了说，叫他这几天不下井，四叔有些犹疑。这时候，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，四叔想了想说：“先下这一班，看看再说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。

我回到住处，吃罢饭正想睡觉，听到外面乱嚷嚷的，说是井下出事了。原来这一班人下井，放第一茬炮的时候，一炮崩透了煤墙，老窖存的水顺着巷道往下直灌。工人们齐往井口跑，有的抓井绳，有的跳上起重筐，都想逃出井口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起重井绳唰地一声断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。那李贵本是个伪军官，平时杀人不眨眼，他站在井口，听着井下的吵嚷声，他估计井下这七十个人，若是设法抢救，能救出一半；但他又想，这些人一出来，可不是好惹的，一定要闹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手拿斧子，对准起重井绳，三斧两斧把井绳砍断了。然后他朝着两个绞车工说：“这事要透出风声，我要你们的脑袋！”

井下渐渐没有动静了，七十条人命完全死于井底，死在



資本家李貴的手里。工人家屬聞風趕到，齊哭亂叫地找李貴要人。我到井口看了看，只見二十多丈深的井筒，水漲得離地面只有三丈深了。黑黑的井水，吞噬了七十个階級弟兄，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，悲傷、仇恨一齊涌向心頭，我真想抓住李貴狠狠地咬他几口。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，有什麼辦法呢？那天，我無可奈何地離開了三杆槍煤礦。

## 圈套——人間“地獄”

四叔和二弟死後，我又一次發誓不下煤窯。真是像俗話所說的，屋漏又遭連陰雨，船破偏遇頂頭風。緊接着，一間破房子也被保長王合訛去了。一家人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。故土難舍，但為了生活，全家人忍受着剝心的疼痛，離鄉背井，流浪到太原。在太原人地兩生，舉目無親，哪里是個安身之處，實在沒法，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個土窯洞住下了。有一天，我到城里想找个出力的地方，剛進南門，碰見一個穿洋服的人，他見我就問：“苦力的，想干活嗎？”我說：“想干。”心里想，真是時來運轉，找不着碰着了。那人接着說：“干一天給一元二角錢，跟我走吧！”我說：“還沒有吃飯。”他就順手給我四個白饅。拿着白饅，我把兩個放起來，準備給媽和弟弟吃，剩下兩個，我一邊吃一邊等着。不一會，那人帶着十來個人來了，說一同到北門外去干活。誰知把我們弄到鉄閘子火車上後，門一鎖，火車一個勁地開起來了，從正晌午一直開到天黑，車才停下來。

一打開車門，兩個日本兵端着槍把我們叫了出來，押到一個土屋里又把門鎖上，門口還站了崗，不准出入。該吃飯